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65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一碗暖汤

寒风吹彻的冬日,一碗热腾腾的暖汤下肚,霎时脏腑俱安,通体舒泰。

清水冬瓜汤,应当是最简单易做的一款。少时在家中,母亲常做。冬瓜切片,下水煮沸,须臾,色渐透明;大蒜切碎,撒入,再调猪油。起锅,汤清,色亮。家人围坐,人皆一碗。汤“咕噜噜”几下下肚,冬瓜在口中“咕滋咕滋”,很有嚼劲,吃完舔舔嘴角的汤沫,心满意足。那时家中厨房角落,总堆着舅舅给的长条形大冬瓜,我常忍不住去摸冬瓜上茸茸的白毛,即便弄得手痒还是喜爱。直至现在,看见长长圆圆的冬瓜,我仍有很深的亲切感。

汤,自然以炖为佳。早些年尚无电炖锅,我多用钢精锅、瓦罐。经多次实践,觉瓦罐煲汤最佳。先用明火,汤初沸时,撇去表面油沫,再将圆肚大瓦罐置于红泥小火炉(现在改为电炉煲了)上,文火慢炖。渐渐地,袅袅白雾悠悠起,香味直钻人鼻孔。

萝卜炖排骨,极好。沙汀《淘金记》中,写吆吵吵每天用牙巴骨炖白萝卜,吃得一家人脸上都油光光的。汪曾祺先生在《萝卜》一文中也说:江南人特重白萝卜炖汤,常与排骨或猪肉同炖;白萝卜耐久炖,久则入味,这话是一点不差的。十月萝卜似人参,萝卜炖排骨是我家餐桌上的常客。白萝卜炖肉,排骨酥烂未成渣,萝卜熟透仍有型,汤更是香醇味厚,儿子常吃得直吧嗒嘴。

猪蹄汤,女孩子吃最好,营养美味还美颜。不过,很多人嫌腻,我素喜。猪蹄需冷水下锅,加料酒姜片,略焯一下,再另起一锅水,开后小火慢炖。炖猪蹄得有两三个小时方可。熟透的猪蹄汤浓稠爽滑,入口嘴角黏香,滋润绵长。冷后,似银白的水晶果冻,筷子一戳,嫩嫩的,颤颤的,全是妥妥的胶原蛋白。我曾经很瘦,那种放开肚皮尽兴吃喝毫不担心长胖的感觉真是爽气。

□安徽宣城 查晶芳

冬日山行

随着隆冬的到来,苍茫的远山仿佛被凝滞的空气一留白。山日渐消瘦,树删繁就简。辽阔霜天,万籁俱寂。一行人站在大峡谷边缘,凝视着远处灰色的群山,有一种神秘而震撼的感觉。因为寒冷,山里少了喧哗。倒是太阳依旧热情,照在树上、石上,暖洋洋的。走得累了,拣一块石头坐坐,晒晒暖,发发呆,想想心事,听听鸟鸣,放空一下自己,也是极好。

山里下了点薄霜。漫山的灌木翠柏敷了一层银白,与青灰色的岩石,还有峰峦间淡青色的雾霭相得益彰。冬日的山林是寂寞的。习惯在山林中出没的小动物,此时冬眠的冬眠,长眠的长眠,昔日的热闹都不见踪影。走在山间,踩在松软的落叶上,沙沙的脚步声大约惊动了蛰伏在草丛里的小松鼠,“唿”地从丛林间窜出来,倒把我们唬得不轻。

残存几片零星的红叶挂在灰黑色的枯枝上,阳光下愈发显得耀眼。苍绿的松树挺立在崖前,此时的山里的鸟儿也稀少了很多,偶尔有黑老鸱“啊啊——”叫着旋飞在山头。

溪水薄了,冻了一层白色的薄冰,未及上冻的,依然淙淙流淌,似乎还冒着层仙气儿。掬了一捧,冰爽清甜。这里的水经过山石的天然过滤,不知汲取了天地多少灵气。这里常年飞瀑流转,顺谷跌宕奔腾。严冬的它另有一番迷人景象,在大风、严寒、温差等自然力量的合力之下,薄叠冰、冰锥、冰挂、冰痕、冰球、冰泡、“冰瞳”……远远看去像一条条白龙在谷底飞舞。也许它们是在倾泻的瞬间凝固冻结的。季节仿佛一条河流,经过瀑布的跌宕、九曲回肠的起伏,终于转入冰冻,奔腾暂时画上休止符。一层层冰堆积扩大,凝固成了这片神奇的冰晶世界。

阳光被峰峦遮挡,峡谷幽寂阴冷。我在峡谷尽头的千寻冰瀑没做过多仰望与停顿,转回头,忽然看到在白色冰晶下的一抹翠绿——那是山石上的青苔。水珠自高处滴落,滑过冰柱和苔身汇入地面。冰层藏不住水流奔腾下泻的声响,生命的律动一刻不停息。

峡谷的流水上冻,冰层很厚,一汪清潭沉淀为可放心踩踏的天然溜冰场。冰挂晶莹,东西岩的清晨如童话,似秘境。指尖冻得生疼,肺腑之间却暖意融融。

□河南焦作 董全云

还有一种汤,江浙一带称之为“腌笃鲜”,其实就是鲜笋炖火腿。炖好后,汤色乳白,笋片淡黄,红红的火腿片点缀其间,艳丽悦目。入口鲜香味美,气血双补。《红楼梦》中,宝玉最是爱喝。有一次,袭人端了碗火腿鲜笋汤给他,他急不过,便就桌上喝了一口,连声叫烫,袭人笑骂:“几口不见荤,馋得这样起来!”冬日里炖此汤,一屋子的空气都香香暖暖的。

我曾经有个邻居,也是老同学,她特会煲汤。有一年冬天,我在她家喝过一汤,念念不忘,遂上门虚心讨教。回来后,如法炮制。排骨加山药、木耳、玉米,入锅同炖。汤成,白、黑、黄,色彩丰艳;吸溜一口,醇香有味,浓而不腻,得家中两人大赞,成就感爆棚。

其实,我向来烦做菜,独不厌煲汤。煲一锅汤,只初沸时撇去油沫,之后无需再劳神费力,任炉火滋滋,锅内“咕嘟咕嘟”冒泡。我闲坐一侧“曲几团蒲听煮汤”,偶至炉前小视,看锅中食材与水,两相成就,渐入佳境。如此简单操作,甚觉美哉。简单,真是不可多得的好。最怕那些工序繁复的菜式,像《红楼梦》里的茄鲞,几只小小的茄子,不知得配上多少只鸡,还又炸,又煨,又拌,又炒,到最后纵可口,又哪还有茄子的原味?林语堂说,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就是最好的烹饪方法,自然的方法可把食材的美味发挥到极致,可不正是?煎、炒、烹、炸、焖、烤、涮,论保全食材本身的营养,哪一种能胜过清炖?

冬日煲汤,最能让人感觉到家的温暖。小小厨房,热热汤锅,文火细煨,不急不徐,“从前慢”一般古朴雅稚。继而,热腾腾,香袅袅,烟火暖,情氤氲。颇似两个有情人,彼此心清似水,慢慢走近,交流沟通,渐得真情纯意;走进婚姻后,仍初心不改,真纯永葆,经岁月文火缓缓煨去青涩坚硬,尽享爱情真味。

风雪瑟瑟,煲一锅汤,暖暖胃吧!

登山的小路上总是充满惊喜。走在冰上,大家都小心翼翼,像一只只笨拙可爱的企鹅。白色的冰挂旁,几个红衣的女子开心地嬉戏着,摆着姿势合影。其中一个不小心脚下一滑,“啪嚓!”仰面摔了个翻。

我在拍照,不断退后,用一只眼睛在取景框寻找最好的角度,没想到脚下冰一滑,“吡儿”滑翻水里,裤腿屁股也湿了一片。好在水不深,旁边人拉我起来,尴尬的模样引来周围一阵大笑,我拍拍摔疼的屁股,红着脸笑起来。寂静的山谷顿时变得活泼起来,大家的笑声打着旋儿,在山谷里一圈圈回荡着。

暖阳下,有三五个人在山崖的一片平坦的红石上,横卧聊天,惬意地闭上眼,听水声,听龙吟,听石语,或干脆闭上眼睛,让心在峡谷放空。蓦地明白人在山旁才是“仙”,不觉哑然失笑。

冬天的山径格外寂静,天空湛蓝,搭配着冰挂的反射,周围灰色的山峰和峡谷在蔚蓝色的背景下显得更加壮观。在这样的景色下,你会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天地之间的无尽辽阔之中。

太阳落山,我们从山头坐缆车返回。坐在缆车上向下看,脚下的峡谷蜿蜒曲折,犹如一只灰龙盘卧于山谷,游走在群山之间。

暮色中,峡谷寒气渐起,行至一半,山岚从山的缝隙处涌出,向四处蔓延。感觉那条龙在张牙舞爪,在行云布雾,在腾挪跌宕。龙从沟壑里钻出,云雾就在沟壑里弥漫,龙从山巅绕行,云雾就聚涌在山巅。云雾突涌着,翻滚着,从脚下四溢升腾。山被白色的云雾遮盖弥漫,终于,龙不再动,藏匿在云雾之中。

雾白山灰,雾是由明到暗,山是由深到淡。不消片刻时辰,它就弥漫开来。愈往上雾愈大,渐渐脚下白色,再往上继续升腾蔓延。再看我们坐的缆车已在云雾包围中,恍若仙境。

等再次前进,云雾又尽散,刚才的大雾仿佛梦境一样。陶渊明先生的《桃花源记》曾记载了一个梦幻般的桃源村,而今天的山行亦恍如梦境。

再扭身回望,暮色渐浓,淡淡氤氲中,冬日的青龙峡处于群山之谷,淡泊宁静,犹如饱经沧桑的智者。

未知之鸟

离湖还有几里远的时候,我就听到了满天空的鸟鸣,兴奋起来。到了湖堤,我极目远望,湖水在远处泛着白光,那儿也是鸟儿喧哗的地带,要到那儿,我要穿过广大的湖滩。我从湖堤上跳到湖滩,湖滩虽然看上去很干燥,但踩上去感觉很柔软,一簇簇、一丛丛、一片片的菱角、菱蒿、芦苇,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杂草点缀着。

我开始往前走,越走湖滩越柔软,湖滩上的河蚌壳在阳光下闪烁着银光,它们可是水鸟们的美味。湖滩越来越潮湿,泥土越来越松软,我的鞋已陷进泥里,观鸟点也只能在这儿。我尽可能地接近鸟儿,但鸟儿大多性格机警,喜欢安静,它们总是远远地躲开人类。我有点发愁,因为我的相机和望远镜的质量并不能在这个距离清晰地看到、拍到鸟儿,但既然来了,能看多少就多少。

我放下包,开始取东西,低头时不禁一怔,我看到了湖滩上鸟儿们的足印,密密麻麻,重重叠叠。这可都不是小鸟们的足迹,小鸟们身子轻,根本压不出明显可见的印记。这些印记均有我的半个手掌大,有的像所小房子,有的像叶片树叶,有的中间压出深深的印记,旁边对称的脚趾却是浅浅的……它们交混在一起,像是一幅抽象画,看上去凌乱、莫名其妙,但你却可以想象到鸟群活动的场景。

沿着湿地的边缘慢慢往前走,忽然,我看到了两行清晰、完整、独立的足迹,那足迹像书法家写出的漂亮而清爽的“个”字,像画家画出的秀丽挺拔的竹叶。两行足印完美地展现在咖啡色的、整洁的泥地上,交错着前行。我用手丈量了量它们之间的距离,有三掌半,足有半米宽,这真是一只大鸟。足迹旁没有其他鸟类的足迹。我想象着它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,大摇大摆地在泥地上行走的骄傲样子,不知不觉中,自己也有了某种自豪感。它是什么鸟呢?

湖上最多的是大雁,它们近看是褐色的,但远看都是黑乎乎的。此时它们成片地散布在湖边和湖上。我有点无奈,因为我借助望远镜也看不清它们,拍照也是模糊不清。但我有经验,我知道总要等那么一阵子,幸运时只要几分钟,不走运时要等一小时,它们总会群飞起来的。而那时候,整个湖面的空气都仿佛抖动起来。

我来看鸟,一是想多认识一些鸟,二是来看鸟群飞翔时壮观的、动人心魄的场景,我喜欢那样的时刻,让人热血沸腾。鸟群起飞时是有征兆的,它们的叫声会越来越亢,越来越密集,然后“轰”的一声缓缓升起,越升越高,流畅优美。

等了半小时左右,我感觉到鸟儿们要起飞了,它们似乎受到了某种惊吓。大雁的叫声鲜亮而粗犷,终于,它们从湖滩、从湖上轰然散开,飞向空中。我举着望远镜紧张而投入地看着,忽然,我惊呆了,因为在成百上千只黑鸟中居然看到一只白色鸟,它是如此突兀和醒目。我赶紧放下望远镜,端起相机拍下了它,但依然模糊不清,无法辨认。它是一只白天鹅,还是一只白鹭,还是一只白色的鸥鸟呢?

在湖滩上逗留了两个多小时,我收拾东西回家。在骑行回家的三个小时路上,我一直想着这两种未知之鸟,一个我只看到了足迹,一个只留下了模糊的背影。它们都那么特立独行,一个不愿意把自己的足迹淹没于众鸟中,一个独自生存于不同的鸟种中。是什么样的愿望,什么样的品性,什么样的能力让它们这样呢?不得而知。这是两个折磨人又迷人的谜,如此独特,如此美丽和神奇。

□安徽安庆 余毛毛

走进腊月

左手拎着刺骨的寒风,右手携着洁白的瑞雪,走进冰天雪地的腊月。

接近年关的日子里,腊月的风有点稳不住心神,想把岁末的那一点温暖彻底撕裂。从南到北,是风驰电掣的迅疾,寒风经过之处,苍茫的山川不知不觉间又瘦了一圈,广袤的大地一个劲儿地打着哆嗦。洋洋洒洒的雪,则营造了晶莹剔透的童话世界。昔日天寒白屋贫的日子,似乎成了传说。在暖屋子里猫冬的农人们,正在为了那个越来越近的年,手脚不停地忙碌。

穿戴起土生土长的喜庆,打扮起时尚的红火,越来越热闹的小村,兴高采烈地走进腊月。闲不住的村民们,买鸡的买鸡,购鹅的购鹅,只要一跨进腊月的门,忙年便是生活中的第一要务,其他的一切琐事,都可以往后拖上一拖。看,张家不知啥时候都贴上了春联,整齐对仗的日子,在门楣上鲜活;瞅,李家大门口已经挂上了一对大红的灯笼,腊月的喜庆,开始悄悄照彻整个寒夜;听,不知哪个小调皮,竟放起了鞭炮,脆响炸醒了沉睡已久的寂寞。

一边是复习备考的紧张,一边是盼望假期到来的急切,莘莘学子揣着生活的五味瓶,走进了令人激动不已的腊月。又是一个学期接近尾声,学习中的酸甜苦辣,都将以句号的形式作结。虽然书面的成绩不能说明一切,但每个学子都想再一次超越别人,超越自己。即将到来的寒假,不仅会令学子们获得身心的放松,还能再次收获亲情的温暖。平日里在外学习,和家人总是聚少离多,寒假到来,学子们个个成了归巢的鸟雀。

商场如战场,抓住商机才有战绩。走进腊月,走进竞争激烈的腊月。乡下的集市上人头攒动,大小商贩不停吆喝,只为招揽更多顾客;城市的超市人流如织,琳琅满目的商品,任由顾客们自由选择;厂矿企业加班加点,进行农历甲辰年的最后冲刺,人人都想以最好的效益,迎接新的一年。

走进腊月,一步步走近幸福祥和。

□山东临邑 邓荣河